

# 新时代中部地区职业农民技能培训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 林 宁

**[摘要]** 本研究以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环境特征变量三个维度 12 个因子的二元 Logistic 模型回归分析为工具,实证调查中部地区职业农民技能培训意愿情况。研究结果显示:更多的新时代职业农民愿意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年龄较为年轻,受教育程度越高和已经接受过培训、有过外出打工经历的、从事农业时间越短的新时代职业农民有着较强的技能培训意愿;农村发展带头人型和农业专业技能服务型的家庭比单一的农业生产经营型家庭更愿意接受技能培训;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家庭也更愿意接受技能培训去提升家庭收入;区域政策引导较好、培训机制完善与同乡接受过培训的外在环境,可以使新时代职业农民更能产生较强的技能培训意愿。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大相关宣传力度,更新新时代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理念;二是强化政策支持力度,激发新时代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热情;三是完善技能培训体系,提高新时代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成效。

**[关键词]** 新时代职业农民;技能培训;Logistic 模型;中部地区

**[作者简介]** 李宁(1977-),女,开封大学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河南开封 475004)

**[课题来源]** 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农村学生发展的城乡教育公平推进策略研究”(课题编号:BHA170136)、2017 年度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视角下河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机制研究”(2017B241)、河南省教育厅 2018 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计划项目(课题编号:2018-ZZJH-330)研究成果。

党的十九大的顺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将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就是要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sup>[1]</sup>。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现代化成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影响要

自原有的基础上得到充分发挥。”<sup>[5]</sup>成人教育的学员,每个人的年龄、资质、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学习需求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这就要求教师们对他们进行有差别的教学。当今成人教育大多采用班级授课的方式,成人学员接受统一的课堂教育,忽略了学员之间的个性差异。因此,我们应该借鉴荀子的教育思想,采取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首先,教师应该和每一个成人学员进行深入的交流,明确了解个人的教育需求。其次,根据学员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培养学员学习兴趣,调动学员学习积极性,促进学员全面发展。

## 参考文献:

- [1] 陈朝晖.荀子教育思想探析[J].管子学刊,1993(03).
- [2] 许梦瀛.论荀子的教育目的[A].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2)——中国教育思想史与人物研究[C].2009.
- [3] 徐今雅,张元龙.成人教育的德育工作[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03).
- [4] 李志明,谢利民.成人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现实观察与创新[J].继续教育研究,2010(10).
- [5] 李秉德,李定仁.教学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89.

责任编辑 高原

素之一。

新时代职业农民是成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和核心主体。目前农业现代化进程还需加快,“农业现代化离不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农村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需要通过农村职业教育的着力培养,普及劳动生产技术,实现人与新生产要素的结合,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sup>[2]</sup>。本研究以我国中部地区新型职业农民为研究对象。中部地区包括安徽、山西、河南、江西、湖南、湖北六省,约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10.7%,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26.7%。地少人多是中部地区的主要特征,而且中部地区还是全国的粮食生产基地,都是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农业生产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随着当前农民工大规模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状况日益凸显。农业劳动力供求结构呈现结构性、区域性短缺,现代农业缺人才、新农村建设缺人力问题日益普遍,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的结构性下降成为阻碍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阻碍因素。2012年,中央第一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迫切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近几年,农业技能培训从无到有,有了大幅度提升与发展,但是从实际情况看,现实中职业农民培训的成效不高,农民接受培训的意愿不强、动力不足,制约因素较多。

因此,调查了解新时代职业农民接受技能培训的意愿和影响因素,并以此为基础采取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和实施措施,提升新时代中部地区职业农民的技能培训实效,对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助力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正式研究之前,首先需要做好新时代职业农民的身份界定。新时代职业农民指的是新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以农业为职业、科技文化素质较高、经营管理技能较强、具备现代市场意识和风险决策能力的农业从业人员。以徐金奎(2014)的新型职业农民分类,新型职业农民主要包括以下三类: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农业专业技能服务人才、农村发展带头人(表1)。

表1 新时代职业农民的类型

类型	对象
农业生产经营人才	种植户、养殖户、加工户、农业产业工人
农业专业技能服务人才	农机手、园艺工、沼气工、水利员、农村经纪人
农村发展带头人	村组干部、大学生村官、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各类农业创业人员等

## 一、研究现状和理论假设

### (一)研究现状

通过梳理查看近期相关文献资料,发现部分专家学者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影响农民培训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最终确定影响农民培训意愿的因素,以期达到为农民提供针对性培训的目的(见表2)。黄祖辉、俞宁(2007)提出,影响农民培训意愿的因素包括技能培训经历、雇佣关系、对培训效果的看法、培训时间<sup>[3]</sup>;刘芳(2011)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影响失地农民培训意愿因素包括家庭人均年收入、扩大面积意愿、对培训效果的看法、性别、党员、平均月收入等内容,朱奇彪、米松华等(2014)从基于规模种植业农户的实证分析为研究起点,提出个人特征、现实条件、相关经历和认知感知是新型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sup>[4]</sup>。

表2 研究学者关于影响农民培训意愿因素的观点

研究学者	研究年份	影响农民培训意愿的因素
黄祖辉、俞宁	2007	技能培训经历、雇佣关系、对培训效果的看法、培训时间
柳菲等	2010	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对培训要素的选择、非农职业
刘芳	2011	家庭人均年收入、扩大面积意愿、对培训效果的看法、性别、党员、平均月收入
王佳、余世勇	2014	年龄、家庭规模、家庭人均年收入、受教育程度
朱奇彪等	2014	个性特征、现实条件、相关经历和认知感知

### (二)研究假设及变量解释

综合上述影响农民培训意愿的因素,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家庭人均年收入、参加培训经历、培训满意度、培训时间是影响农民参加培训意愿的重要因素。但是,新时代职业农民总体上讲,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下还属于弱势群体,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政府、社会的大力支持才能真正从培训中获得切实利益。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新时代职业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受到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环境特征变量的显著影响,其中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培训、是否外出打工、从事农业时间等,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婚姻状况、家庭归属结构(按照前文新时代职业农民三种分类可分为农业生产经营型、农业专业技能服务型 and 农村发展带头人型)、家庭收入结构等,环境特征变量包括区域政策引导、培训体系是否完善、同乡是否接受培训等(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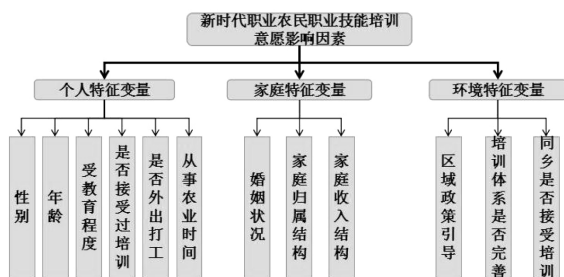


图1 新时代职业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影响因素

根据研究假设和调查结果，本文将新时代职业农民培训愿意分为愿意接受培训和不愿意接受培训，其中愿意设为1，不愿意设为0，作为因变量(y)，取值为0,1。解释变量设置3类12个解释变量，具体变量及其解释含义详见表3。

表3 变量名称、变量解释及各自赋值

变量因素	变量解释及赋值
是否愿意参加培训(Y)	愿意=1 不愿意=0
性别(X <sub>1</sub> )	女性=0 男性=1
年龄(X <sub>2-6</sub> )	16-19=1 20-29=2 30-39=3 40-49=4 50以上=5
受教育程度(X <sub>7-11</sub> )	小学及以下=1 初中=2 高中=3 中专=4 大专及以上=5
是否接受过培训(X <sub>12</sub> )	没有=0 有=1
是否外出打工(X <sub>13</sub> )	没有=0 有=1
从事农业时间(X <sub>14-18</sub> )	5年以下=1 5-10年=2 10-20年=3 20-30年=4 ; 30年以上=5
婚姻状况(X <sub>19</sub> )	未婚=0 已婚=1
家庭归属结构(X <sub>20-22</sub> )	农业生产经营型=1 农业专业技能服务型=2 ; 农村发展带头人型=3
家庭收入结构(X <sub>23</sub> )	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1 农业收入不是主要收入=0
区域政策引导与补贴(X <sub>24</sub> )	有区域政策引导与补贴=1 没有区域政策引导与补贴=0
培训体系是否完善(X <sub>25</sub> )	培训体系完善=1 培训体系不完善=0
同乡是否接受培训(X <sub>26</sub> )	同乡接受过培训=1 同乡没有接受过培训=0

### (三) 计量模型

新时代职业农民是否愿意接受培训为二分决策，属于[0,1]型二分变量，对于变量是二分类变量的统计分析情况，统计方法上常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来了解其影响因素。

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为：

$$\text{Logit}(p) = \ln\left(\frac{p}{1-p}\right)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dots + \beta_i X_i$$

$$= \beta_0 + \sum \beta_i X_i$$

其中 p 为“愿意参加培训”的概率；1-p 为“不愿意参加培训”的概率；β<sub>0</sub> 为常数；β<sub>1</sub>、β<sub>2</sub>、……、β<sub>i</sub> 为回归系数；X<sub>i</sub> 为解释变量，即上述 26 个变量；i 为自变量个数。

由  $\text{Logit}(p) = \ln\left(\frac{p}{1-p}\right) = \beta_0 + \sum \beta_i X_i$  可知， $\frac{p}{1-p}$

$$= \exp(\beta_0 + \sum \beta_i X_i), \text{ 可推出 } p = \frac{1}{1 + \exp[-(\beta_0 + \sum \beta_i X_i)]}$$

概率 p 随着 X<sub>i</sub> 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因变量 p 为 X<sub>i</sub> 的函数为增长函数。

## 二、数据来源与数据说明

### (一) 样本选择

为了深入了解新时代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意愿情况，调查区域选择了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 3 个农业大省的 28 个村庄。村庄选点和样本抽取严格遵循抽样调查方法的基本要求，保证了随机抽样后样本的覆盖性和代表性。2017 年 8-9 月共发放调查问卷 26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18 份，其中河南 165 份，安徽 56 份，山西 29 份。

### (二) 问卷设计与内容

问卷设计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数据的真实性以及模型运行结果是否与现实相符。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通过专家咨询法、预调研等方式，对问卷进行修正，最终调查问卷由 3 部分内容组成，涉及 12 个问题。第一部分为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接受过培训、是否外出打工，主要目的是获悉新时代职业农民个体情况。第二部分为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婚姻状况、家庭归属结构、家庭收入结构，主要目的是了解新型职业农民家庭总体情况。第三部分是环境特征变量，包括区域政策引导、培训机制是否完善、同乡是否接受培训，主要目的是了解新时代职业农民外在环境尤其是相关政策支持情况。

## 三、实证研究结果

### (一) 调查对象个人与家庭基本特征

统计显示，受调查的新时代职业农民以男性为主，多数为已婚者，年龄以 30-40 岁和 40-50 岁为主，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从事农业时间以 10-20 年为主，外出务工者经历在 5 年以上者占绝大多数，小部分接受过相关技能培训，家庭收入类型多以农业收入为主（这个比例是调查者控制的选择），家庭归属结构呈现金字塔结构，农业生产经营型占绝大多数，农业专业技能服务型和农村发展带头人型较少，但是前者稍多于后者，具体详见表 4。

### (二) 主要变量调查数据统计结果

通过对基本调查数据进行基础统计分析，因变量和 12 个自变量因素实际调查值范围及其特征值详见表 5。

### (三) 计量回归结果

表4 调查对象个人和家庭基本特征

	基本特征	人数	比例(%)
性别	女	93	42.7
	男	125	57.3
婚姻状况	未婚	17	7.8
	已婚	201	92.2
年龄	16-19岁	15	6.9
	20-29岁	24	11
	30-39岁	81	37.2
	40-49岁	55	25.2
	50岁以上	43	19.7
接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6	21.1
	初中	117	53.7
	高中	28	12.8
	中专	17	7.8
	大专及以上学历	10	4.6
是否接受过培训	否	159	72.9
	是	59	27.1
是否外出打工	否	33	15.1
	是	185	84.9
从事农业时间	5年以下	18	8.3
	5-10年	26	11.9
	10-20年	63	28.9
	20-30年	58	26.6
	30年以上	53	24.3
家庭归属结构	农业生产经营型	162	74.3
	农业专业技能服务型	37	17
	农村发展带头人型	19	8.7
家庭收入结构	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	18	8.3
	农业收入不是主要收入	37	17
区域政策引导	无	173	79.4
	有	45	20.6
培训机制是否完善	否	200	91.7
	是	18	8.26
同乡是否接受培训	否	166	76.1
	是	52	23.9

表5 因变量和12个自变量调查数据统计分析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新时代农民工是否愿意接受技能培训	0	1	0.866	0.341
自变量	性别	0	1	0.573	0.496
	年龄	1	5	3.39	1.126
	受教育程度	1	5	2.2	0.996
	是否接受过培训	0	1	0.271	0.444
	是否外出打工	0	1	0.849	0.355
	从事农业时间	1	5	3.461	1.213
	婚姻状况	0	1	0.922	0.26
	家庭归属结构	1	3	1.344	0.625
	家庭收入结构	0	1	0.83	0.373
	区域政策引导	0	1	0.206	0.403
	培训机制是否完善	0	1	0.083	0.269
	同乡是否接受培训	0	1	0.239	0.425

运用 SPSS16.0 统计软件分析,对调查的相关数据运用本文使用的 Logistic 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具体详见表 6。表中显示了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检验结果。各数据项的含义依次为回归系数 r、wald 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自由度、显著性水平。本回归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表明,按  $\alpha = 0.05$  水平,

表6 影响新时代职业农民技能培训意愿的

因素模型计量分析结果

自变量	回归系数(r)	Wald 检验值	自由度	显著性水平
性别	0.238	5.349	217	0.165
年龄	-2.735	1.608	217	0.032
受教育程度	7.803	4.538	217	0.06
是否接受过培训	3.891	13.110	217	0.002
是否外出打工	2.756	10.588	217	0.001
从事农业时间	-2.348	1.832	217	0.005
婚姻状况	1.550	2.173	217	0.283
家庭归属结构	11.065	3.814	217	0.000
家庭收入结构	1.562	8.079	217	0.007
区域政策引导	4.317	15.189	217	0.000
培训体系是否完善	3.077	9.013	217	0.001
同乡是否接受培训	1.518	4.581	217	0.048

认为自变量中除了性别与婚姻,各自对应的概率 P 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 0.05,因此均拒绝零假设,与因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方程有统计学意义,意味着线性关系显著,性别变量、婚姻变量的 P 值都大于 0.05,说明线性关系不显著,认为性别和职业类型与新时代职业农民是否愿意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无显著性关系。统计结果表明,本研究中回归模型拟合度良好且有较好的解释力,回归结果可信。

#### 四、结果分析与讨论

##### (一)个人特征变量对新时代职业农民培训意愿影响分析

1. 性别。性别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 0.238,概率值 P 为 0.165,大于 0.05,说明性别自变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说明新时代大环境下,职业农民在性别上,对培训需求意愿无明显差异,性别的影响逐渐减弱。

2. 年龄。年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 -2.735,说明年龄越小的职业农民越愿意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并且概率值 P 为 0.032,小于 0.05,说明在 5%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呈现显著性差异。这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相一致,“年龄增加表明培训投资所带来的预期从事工作收益的年限缩短,导致年龄与技能培训意愿成负相关”<sup>[5]</sup>。越年轻的新时代职业农民越愿意依靠技术从事农业,培训需求意愿越强烈,年龄越大的农民反而更容易相信个人经验,接受外在的培训意愿不明显。

3. 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是 7.803,说明受教育程度对新时代职业农民有着较为强烈的正向影响。概率值 P 为 0.004,小于 0.01,说明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极其显著,表示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愿意接受职业技能培训。这说明,接受过正规教育、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越发认识到有组织、有计划、针对性强的正规培训对个人技能的

提高非常有益处,也越发理解技能培训带来的高收益回报率。

4. 接受培训和外出打工情况。是否接受过培训的回归系数是 3.891, 概率值 P 为 0.002, 小于 0.01; 是否外出打工回归系数是 2.756, 概率值 P 为 0.001, 小于 0.01。说明这两个影响因素均在 1% 的置信水平下极其显著, 两个因素都对新时代职业农民接受技能培训的意愿有着正向的强烈影响。可以解释为外出打工与已经接受过培训的农民, 接触到更多新鲜事物, 更具有开放性, 非常理解接受专业技能培训对个人从业的积极影响, 愿意通过培训提升从业的能力。

5. 从事农业时间。从事农业时间的回归系数是 -2.348, 说明从事农业时间越长越不愿意参与技能培训, 从事农业时间越短越愿意参与技能培训, 概率值 P 为 0.45, 小于 0.05, 说明在 5% 的置信水平下存在显著差异。可以解释为从事农业领域越长, 越容易依赖于个人经验, 这也与年龄因子相一致, 年龄越大的农民越容易相信个人经验, 接受外在的培训意愿不明显, 越年轻的新时代职业农民越愿意依靠技术从事农业, 培训需求意愿越强烈。

(二) 家庭特征变量对新时代职业农民意愿影响分析

1. 婚姻状况。婚姻状况的回归系数是 1.550, 概率值 P 为 0.283, 大于 0.05, 说明婚姻自变量不存在显著性差异。本研究中的变量, 只有婚姻和性别两个变量对新时代职业农民培训意愿没有影响。可以解释为, 当前时代背景下, 职业农民在性别和婚姻方面, 对培训需求意愿无明显差异, 其影响力正逐渐减弱。

2. 家庭归属结构。家庭归属结构按照前文规定分为农业生产经营型、农业专业技能服务型 and 农村发展带头人型, 以农业生产经营型为参照组, 其系数为正数 11.065, 说明后两个因子相比第一个更愿意参与技能培训, 并且呈现极其显著性差异, 显著水平为 0.001。解释为从事后两者的新时代职业农民, 其从业技能要求更专业, 强烈意识到要接受更多更好的技能培训, 以达到提升个人从业技能的意愿。

3. 家庭收入结构。家庭收入结构的回归系数是 1.562, 概率值 P 为 0.007, 小于 0.01, 说明在 1% 的置信水平下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更愿意参加技能培训, 提高农业收入, 以支撑家庭消费。

(三) 环境特征变量对新时代职业农民培训意愿影响分析

1. 区域政策引导。区域政策引导的回归系数是 4.314, 概率值 P 为 0.000, 说明在 1% 的置信水平下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说明区域政策引导对新时代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有着明显的正向积极影响作用。农民作为分散性存在个体, 在区域政策宣传与引导下, 能够积极参与到政府号召和政策引领之中。即政府政策支持力度越大, 农民参与技能培训的意愿越强烈, 二者呈现高度正向相关性。

2. 培训体系是否完善。培训体系的回归系数是 3.077, 概率值 P 为 0.001, 说明在 1% 的置信水平下存在极其显著性差异。新时代职业农民接受技能培训的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培训机构以及培训效果等有着强烈的感知能力, 培训体系的是否完善是影响农民接受技能培训的重要因子。

3. 同乡是否接受培训。同乡是否接受培训的回归系数是 1.518, 概率值 P 为 0.048, 说明在 5% 的置信水平下存在显著性差异。中国长期传统小农经济下分散和封闭的乡土社会造成了中国传统乡村社区明显的宗族群居性质。人与人之间的口头相传、行为之间的相互效仿仍然是当今从事农业人群相互认可的一种方式。因此, 同乡是否接受培训是影响新时代职业农民接受技能培训的主要因子之一。

## 五、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 年龄较为年轻, 受教育程度越高和已经接受过培训、有过外出打工经历的、从事农业时间越短的新时代职业农民有着较强的技能培训意愿; 农村发展带头人型和农业专业技能服务型的家庭比单一的农业生产经营型家庭更愿意接受技能培训; 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家庭也愿意接受技能培训, 去提升家庭收入; 区域政策引导较好、培训机制完善与同乡接受过培训的外在环境, 可以使新时代职业农民更能产生较强的技能培训意愿。据此, 本研究尝试提出如下几条政策建议。

(一) 加大相关宣传力度, 更新新时代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理念

我国传统农业发展一直表现为高人力成本、高投入、低科技含量、低收效的状况, 究其根源就在于从事农业的农民综合素质尤其是技术能力较低所致。技术培训可以有效提升从业者的技能能力与水平。随着我国义务教育普及, 农业从业者的基础教育禀赋已经具备。关键是农业从业者要树立积极参与技能培训的理念与意愿。因此, 加大从事农业技能培训的宣传力度与广度, 提升新时代职业农民对技能培训的正向认知, 改变得过且过、依赖经验的消极心态, 确立新时代的从事农业、经

营农业新观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职业观和培训观尤为重要。

(二)强化政策支持力度,激发新时代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热情

本文的实证研究和模型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了区域政策引导对于激发新时代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意愿的重要作用。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县乡级政府、行业协会、县乡农技推广部门应逐步提升完善对农业农村农民培训的政策支持力度,提升新时代职业农民对技能培训的认知感知水平。有研究学者提出“各类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依然为公共产品,其培训费用主要由政府主导承担,而当前‘普惠式’的投入模式已经导致了培训效率低下,影响了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sup>[6]</sup>。因此,政府在通过增加资金投入降低成本、提升收益的同时,应有针对性地扩大对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的投入和补贴力度。比如,适宜增加农民各类培训的教材、资料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和参加培训的农民补贴或奖励等工作经费,提升培训资金使用效率,切实激发新型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的积极性,激励他们积极提升自身职业技能素质的行动力。

(三)完善技能培训体系,提高新时代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成效

1. 整合优势资源,拓展多元化培训机构。谁来培训新时代职业农民?以往多是由一直存在的县乡一级的农技推广部门或农技服务中心承担,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些县乡一级基层部门往往人员少,技术人员更是严重匮乏,工作常局限于上传下达文件精神、宣传贯彻农业方针政策、新品种推广等方面,很难承担起日益增加的广大农民技能培训需求重任。那么,谁来做呢?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职业教育由于其天然的社会性、服务性和技能性,除了承担学历教育,另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社会培训性。

要积极整合社会优质资源,发挥职业教育尤其是骨干职业院校、品牌职业院校的师资优势、专业优势、实训基地优势以及设备优势,积极探索以骨干职业院校为龙头,带动其他职业学校的培训机制,走集团化、连锁式发展的模式。同时,积极发挥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和农业推广培训机构的优质资源,承担优势传统培训内容。对教育、农业、科技、扶贫、劳务移民等部门的业务培训机构进行统筹安排,划分培训任务,确定培训人员,避免重复培训或培训资源的闲置浪费,逐渐构建起多元化的新时代职业农民培训机构。

2. 以需求为导向,提供针对性强、实效性高的培训内容。新时代职业农民培训要以农民需求和市场需

求为导向,要切实了解新时代农民对培训的需求,培训内容的确立要建立在充分走访、调研、询问基础之上。既要有时代的引领性,又要保证针对性强、操作性强、实用性强的培训内容。既要有实践技能方面的培训,又要包含产品储存、销售、加工等技巧技术,也要包含现代农业发展理念,比如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农业可持续发展理念、以质量拓市的先进发展理念。总之,新时代职业农民既要提升技术能力与水平,也要开阔视野,更新理念,才能成为新时代的职业农民。

3. 因势而动,因时而变,组建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相比于现代城市,农村往往交通不甚发达,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而传统的农民技能培训通常采用短期集中授课培训模式,优势是集中、易于授课,但缺点是增加了农民的时间成本、交通成本。“结合目前我国远程教育发展现状,尤其是远程教育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以及考虑农民对远程教育的适应能力、现实需求,可以将远程教育应用于农民职业教育的发展。”<sup>[7]</sup>并且,新时代职业农民相比于老一代农民,由于普遍提升的基础文化素质和日益便捷的信息化平台,“普遍具有网络媒介素养及能力,完全有能力接受网络化公共职业培训”“应该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增强网络授课的灵活性和多样性”<sup>[8]</sup>,让新时代职业农民拥有更多的弹性学习时间和空间,有更多的学习选择性。以骨干职业院校为龙头的培训平台,也要把课堂培训转移到农村、转移到地头田间,多开展现场教学,提升培训与再教育的问题导向性。新时代职业农民技能培训要因势而动,因时而变,不断增加灵活多样的培训形式,切实改善技能培训的吸引力和有效性。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讲话[N].中国教育报,2017-10-30.
- [2]冯蔚.农村职业教育终身学习平台搭建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6(15).
- [3]黄祖辉,俞宁.失地农民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其对策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03).
- [4][6]朱奇彪等.新型职业农民参与技能培训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种植业农户的实证分析[J].浙江农业学报,2014(05).
- [5]李丽清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职教论坛,2015(10).
- [7]钮倩.农民职业化教育发展途径探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7(13).
- [8]韩娟.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消费意愿的实证研究——基于亚阶层、职业期待与消费认知的角度[J].教育发展研究,2017(05).

责任编辑:王松国